

孤独的狮子

傅雷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狮子——傅雷 / 傅敏, 陈小明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9

ISBN 7-5006-3967-8

I.孤… II.①傅… ②陈… III.傅雷 - 生平事迹 - 中国 - 图集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493 号

书名: 孤独的狮子 傅雷

著作权人: 傅敏、陈小明编

策划: 胡守文

责任编辑: 王寒柏

设计、制作: 王序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37 号盛福大厦 16 楼 1610 室

邮政编码: 100026

E-mail: xu@wangxu.com.cn

FAX: (010) 86063640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E-mail: cyph@eastnet.com.cn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图书发行部

TEL: 010 64010813

FAX: 010 84027892

制版: 北京林海兴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280 × 280mm

印张: 17.5

字数: 1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9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06-3967-8/K · 450

定价: 9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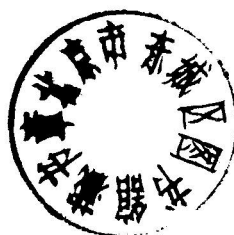


90242011

孤独的狮子

傅雷

傅敏 陈小明 编





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像一个寂寞的先知；

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

绝不与庸俗妥协；

绝不向权势低头。

——傅聪

前言



我的感想很多，

可怜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傅雷

傅雷先生(1908—1966)解放后以翻译家自任,严于治译,慎于发表。除零星文章外,刊印的仅限于译著,解放前的旧译,必经彻底校改而成重译本,其余旧译,不轻易重印,更劝人勿引用,为文白驳杂自己也不满意故。纵观其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译事,翻译即他的人生,翻译即他的生命,故其译著生气贯注,笔致传神,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一直享誉译坛,至今仍葆其可贵的生命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和《傅雷文集》相继整理出版,使读者看到傅雷早期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光彩,认识到一位有着自己文艺思想,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文学家。

这次博库公司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提出印制傅雷画册,表示读书界不惟好其译著抑亦好其为人的意向。傅雷先生自称“有幽默感而没写过幽默文章,有正义感而没写过匕首一般的杂文”,他在世时,长年闭门译书,从来不是公众人物,没有摄影名家为这位翻译名家拍过神采飞扬的照片。这里刊印的,只是劫余的旧照片,而且都是黑白片,慰情聊胜于无。只能见他身影笑貌的依稀仿佛,不过耿直、刚正之气,仍不为所掩。若干生活照片,只是一代译人涵养与兴趣的冰山一角,音乐在其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却几乎反映不出来。所附摄影作品,应能体现他的艺术眼光与境界,但限于气候条件

与摄影器材,落得像他给傅聪信上所说的,“我的感想很多可怜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所剩惟墨迹,年轻时光彩夺目,才气横溢;晚年的笔墨饱经忧患,稳重敦厚,略能传真。

端庄秀丽,贤淑善良的夫人朱梅馥,与傅雷先生相濡以沫,生死相随。先生保持人格尊严,愤而弃世,夫人义无反顾,同赴死难。

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育的两个儿子——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傅聪和我国优秀的特级教师傅敏——显示了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淡泊名利,超脱小我,独立思考,我尽我心等教育思想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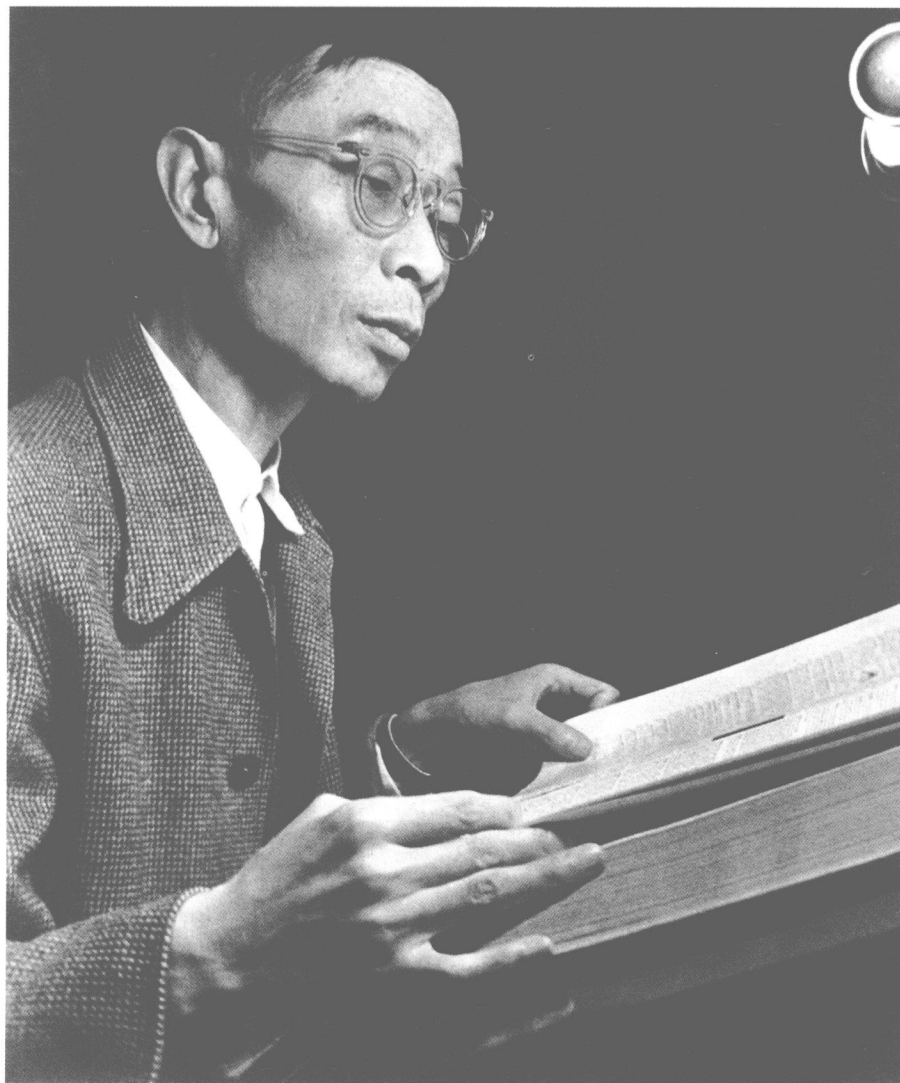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愿你从这本朴实的画册,感到傅雷先生真诚的为人;感到他对人对事的无限执着认真,对文学艺术的赤诚追求,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情挚爱,能使你“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及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傅雷先生谢世已整整三十四年,愿先生的著译在新世纪依然广为流传,愿先生的为人因画册而为更多读者所缅怀!

罗新璋 敬识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日

洁白的纪念碑 (代序)



傅雷 (1908—1966)

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一九六一年)

翻译家死了，
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
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纯真得像孩子，
虔诚得像教徒，
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在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心灵是文学的根柢。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彼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粉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清白的心灵而忧伤。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刘再复

纪念碑飞翔了，

洁白复归了，

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

她懂得爱，

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

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夫人朱梅馥（1913—1966）

在傅雷书桌旁（一九六一年）

傅雷的少年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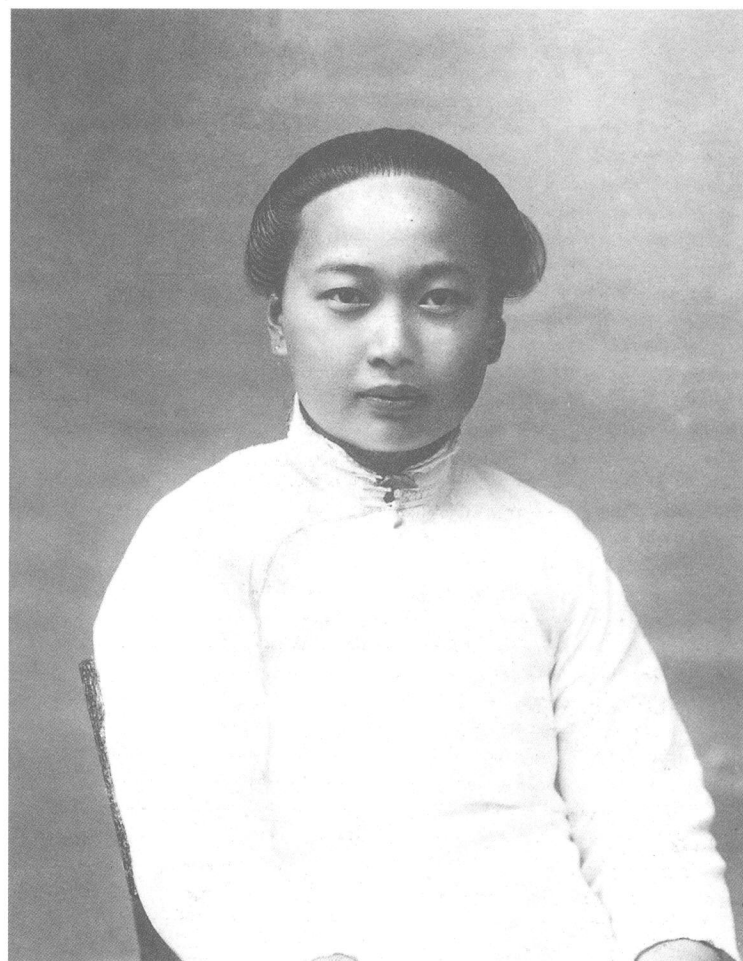
孤独的狮子

傳記

傅雷的少年时代

傅雷之母——李欲振（1888—1933）

端庄秀丽，贤淑能干，虽不识字，但办事公允，极有主见，邻里或族中凡有磨擦纠葛，咸请她仲裁，威望颇高。



傅雷之父——傅鹏（1888—1912）

民国前后任教于上海浦东周浦镇杨洁女子中学，为土豪劣绅诬陷入狱，受尽折磨，三个月后保释出狱，但肺病已入膏肓，更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病故，年仅二十四岁。这时傅雷四岁。

幼儿傅雷与奶妈

傅雷一生不忘奶妈，家里人都叫她“婆婆”。傅雷生前，几乎年年接“婆婆”来住一段，这时全家一片欢笑。在傅聪傅敏的印象中，“婆婆”是一位勤劳、和蔼、善良的老人，是他们的保护神。七十年代中期傅敏曾在上海多方寻找，“婆婆”这时已年过八十。她见到傅敏，老泪纵横地说：“你跟你爸爸真像啊，可惜大团（傅雷的小名）不在了！”说着泣不成声。



李欲振与四岁儿子在周浦

傅雷母亲守寡后，督子甚严，望子成龙，傅雷四岁那年，即携子从闭塞落后的渔谭乡傅家宅，搬至十多里外较开化的、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这样既免去族人的干扰，又为独子读书成材，创造良好环境。这对傅雷的人生道路，事业成就，实属关键性的一步。

傅雷的少年时代

李欲振（左二）、傅雷姑母傅仪（中）和少年傅雷（右）

傅雷在周浦家中延请老贡生斗南公课读四书五经，另请英文和算术教师讲课。

十二岁以前曾就读周浦镇小学高小二年级一个学期，后转至上海读书。

傅仪是傅雷除母亲外唯一的至亲，毕业于原上海市中西女中，英文极佳。傅仪为人正直，严肃，总能以理服人。傅雷小时候很怕她，成年后仍对她敬畏三分，然而对她也极孝顺。傅聪傅敏这一对小顽童，童年凡父母外出，必请傅仪来家坐镇。



傅雷少年时就读的上海徐汇公学

(今上海市徐汇中学)

傅雷于一九二一年九月考取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会学校),并编入“法文班”,一九二四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被开除。这种敢于向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作斗争的精神,至今激励着在校的学生。

傅雷次子傅敏于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七日应邀出席该校马相伯校长纪念碑落成仪式,傅敏身后的楼房即当年傅雷就读的徐汇公学校址。

